

董淑慧 著

汉语框式结构

个案研究及教学探索

HANYU KUANGSHI JIEGOU
GEAN YANJIU JI JIAOXUE TANSUO

“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汉语框式结构研究及其教学”
(项目号 14YJA740007) 项目研究成果

汉语框式结构个案研究及教学探索

董淑慧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框式结构个案研究及教学探索 / 董淑慧著. —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310-05485-5

I. ①汉… II. ①董…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
教学研究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52943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运峰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99 千字

定价: 3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前言

本书是 2014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基于中介语语料库的汉语框式结构研究及其教学”(项目号: 14YJA740007)项目成果的核心组成部分, 由项目负责人即本书作者独立完成。

全书分上下两编。

上编着力探讨汉语框式结构教学。框式结构在汉语教学体系中没有独立的地位, 在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中一直被当作“边缘语言现象”, 而且汉语教材处理框式结构存在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汉语国际教育学界没有建立“框式意识”。上编既包含对“现代汉语框式结构教学体系”的宏观探讨, 也包含对汉语教材如何处理框式结构、框式结构词条注解存在的问题、留学生使用框式结构的偏误等问题的微观分析。

下编是汉语框式结构的个案研究。着力探讨“V/Adj+数量(+N)+是+数量(+N)”“V/Adj+数量(+N)+算+数量(+N)”“A是A, B是B”“是+NP”“V+他(它)+数量”“大不了+X”“大+时间名词(的), VP”等框式结构的语义功能、主观性以及历时演变等, 其中还探讨了“V/Adj+数量(+N)+是+数量(+N)”与“V/Adj+数量(+N)+算+数量(+N)”的转换条件。

我们所做的工作, 尤其是汉语框式结构教学的探讨, 到目前为止还是初步的, 系统性也不够完整和严密。不过我们期待本书能够抛砖引玉, 引起学者对框式结构以及框式结构的教学的更多关注, 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开展研究, 以不断丰富我们对汉语框式结构和汉语框式结构教学的认识, 促使汉语国际教育学界尽早树立“框式意识”。

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近些年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拙著中还有不足之处，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7年于南开园

目 录

上编 汉语框式结构教学探讨

第一章 框式结构及其教学研究现状	3
第一节 框式结构定义及其范围	3
第二节 框式结构研究现状和教学现状	8
第二章 框式结构在汉语教材中的地位及存在的问题	16
第一节 教材中框式结构数量的调查	16
第二节 汉语教材中框式结构教学存在的问题	18
第三节 汉语教材中框式结构词条注释错误分析	22
第三章 汉语教学中的框式意识和框式结构教学原则	31
第一节 汉语教学的“框式意识”	31
第二节 框式结构教学的基本原则	33
第四章 从留学生偏误看汉语框式结构习得情况	46

下编 汉语框式结构个案研究

第五章 “V/Adj+数量(+N)+是+数量(+N)”的语义功能 及语法化	59
第一节 研究现状	59
第二节 “V/Adj+数量(+N)+是+数量(+N)”的 整体意义和功能类型	62
第三节 “V/Adj+数量(+N)+是+数量(+N)” 对语境的依赖性和句法特征	74

第四节	“V/Adj+数量(+N)+是+数量(+N)”的 语义网络及其主观性	79
第五节	“V+数量(+N)+是+数量(+N)”的 历时演变	83
第六章	“A是A, B是B”的语义功能及教学	89
第一节	研究综述与“A是A, B是B”的教学	89
第二节	“A是A, B是B”的语义功能类型	91
第三节	“A是A, B是B”语义功能比较及区分方法	99
第七章	“是+NP”的评价功能及其激活条件	104
第一节	解题与研究现状	104
第二节	“是+NP”类评价式的语义功能和句法功能	106
第三节	“像+NP”“算+NP”“够+NP”“叫+NP” 评价式的词汇化	114
第四节	“是+NP”类评价式评价功能激活的条件	116
第八章	“是字评价构式组”的功能及其类型学特征	120
第一节	“是字评价构式组”的形式特征和语义功能	120
第二节	“是字评价构式组”评价功能激活的 句法条件和句法功能	124
第三节	汉语“是字评价构式组”在其他语言中的表现 及其语言类型学价值	127
第九章	“V+X+算+X”的语义功能及语义网络 ——兼及与“V+X+是+X”的转换	132
第一节	解题及研究现状	132
第二节	“V+X+算+X”的整体意义和功能类型	133
第三节	“V+X+算+X”的句法特征及句法功能	138
第四节	“V+X+算+X”的语义网络及其主观性	140
第五节	“V+X+算+X”与“V+X+是+X”的转换	142
第十章	“大不了+X”的评注功能及语法化	145
第一节	研究现状	145
第二节	“大不了+VP”的语义功能类型	146

第三节	“大不了+VP”主观性·····	152
第四节	“大不了+VP”的语法化·····	154
第五节	余论·····	161
第十一章	“V+他(它)+数量”语义功能的认知考察·····	165
第一节	研究现状·····	165
第二节	“V+他(它)+数量”的整体意义和主观性·····	168
第三节	“V+他(它)+数量”中“V”的语义特征和 数量短语·····	175
第四节	“V+他(它)+数量”作为主观大量构式与 作为双宾语结构的差异·····	179
第五节	“V+他(它)+数量”的历时演化·····	185
第六节	余论·····	188
第十二章	“大+时间名词(的), VP”的语义功能及其主观性·····	192
第一节	解题及研究现状·····	192
第二节	“大+时间名词(的)”中时间名词再分析·····	194
第三节	“大+时间名词(的), VP”的整体意义·····	198
第四节	VP的类型与“大+时间名词(的), VP” 的主观性·····	200
第十三章	新闻标题中“说好的X呢”框式结构及其形成机制·····	205
第一节	解题和研究现状·····	205
第二节	“说好的X呢”的语义功能类型·····	206
后 记	·····	215

上 编

汉语框式结构教学探讨

第一章 框式结构及其教学研究现状

第一节 框式结构定义及其范围

一、框式结构的定义和分类

1. 框式结构的定义

汉语中有一些常用的表达方式具有较强的能产性,如“爱A不A”(如“爱去不去”“爱说不说”“爱来不来”)、“说V就V”(如“说去就去”“说打就打”“说翻脸就翻脸”)、“一N不V”(如“一毛不拔”“一言不发”“一窍不通”“一字不改”)、“或A或B”(如“或多或少”“或早或晚”“或大或小”)、“大V特V”(如“大写特写”“大讲特讲”)、“半A半B”(如“半信半疑”“半黑半白”)、“半A不B”(如“半紫不红”“半通不通”“半生不熟”“半土不洋”)、“一A一B”(如“一老一小”“一大一小”“一高一矮”)、“不A不B”(如“不中不洋”“不黑不白”)、“越+V₁/Adj₁+越+V₂/Adj₂”(如“越说越气”“越学越困”“越走越慢”“越快越好”)、“要多+Adj+有多+Adj”(如“要多丑有多丑”“要多黑有多黑”“要多远有多远”)、“Adj/V/N+到+不能+再+Adj/V/N”(如“好到不能再好”“黑到不能再黑”“简化到不能再简化”“基础到不能再基础”)、“一+V₁+就+V₂”(如“一说就跳”“一动就喘”“一说就生气”“一见面就吵”)、“非+NP/VP+不可”(如“非你不可”“非去不可”“非今天去北京不可”)、“看把NP+V/Adj的”(如“看把你乐的”“看把他激动的”“看把你们领导美的”)、“V+上+数量”(如“吃上三碗”“摆上几桌”)、“V+他(它)+数量”(如“吃他三碗”“摆它几桌”)、“V+个+N”(如“洗个碗”“养个花”),等等。

在现代汉语中,此类表达方式数量巨大,口语性强,使用频率高,有学者专门加以整理并出版成工具书,如朱林清、莫彭龄、刘宁生等著《现代汉语格式初探》,武柏索等编《现代汉语常用格式例释》,常玉钟编《口语习用语功能词典》,刘德联、刘晓雨编《汉语口语常用句式例解》,张建新编《汉语口语常用格式例释》,陈如、朱晓亚编《汉语常用格式330例》,以及张卫国《现代汉语实用语型——准确理解、自由表达的新途径》等。^①

学界对上述表达方式的归类,各家不一。比如在上述词典中,朱林清等人以及张建新、陈如等人称之为“格式”,常玉钟称之为“习用语”,刘德联等称之为“句式”,张卫国称之为“语型”,还有人称之为“凝固结构”“类固定短语”“类固定词语”等。这些名称未能显示这种表达方式的特点。

后来周荐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待嵌格式》(2001)一文提出“待嵌格式”术语,邵敬敏在《“连A也/都B”框式结构及其框式化特点》(2008)一文提出“框式结构(frameconstruction)”术语。现列举学者对“语型”“待嵌结构”“框式结构”三个术语的定义如下:

张卫国《现代汉语实用语型——准确理解、自由表达的新途径·前言》定义“语型”：“是指这样的一些模式，它有自己的格式，这格式如同框架，一些位置已由固定的词语所占据，一些位置是空着的，要加以填充；它又有自己固有的意义……（语型）意义上，固定部分规定了整个结构的关系和意义，这个关系和意义支配所加进的可变部分的意义组合成整个结构具体运用的意义。显然，语型更具体、更实用，既有固定意义指示给人们表示某一意义的方法，又能适应不同具体表达上的不同需求而灵活运

① 朱林清,莫彭龄,刘宁生等.现代汉语格式初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武柏索等.现代汉语常用格式例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常玉钟.口语习用语功能词典[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刘德联,刘晓雨.汉语口语常用句式例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张建新.汉语口语常用格式例释[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陈如,朱晓亚.汉语常用格式330例[M].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0;张卫国.现代汉语实用语型——准确理解、自由表达的新途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用。”^①

周荐《〈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待嵌格式》界定“待嵌格式”：“两字交替显现、两字（个别的为多字）交替隐舍而需人们在使用中将隐含的字填补进去以成就一个新的词汇单位的准四字格式。”^②

邵敬敏《“连A也/都B”框式结构及其框式化特点》（2008）定义“框式结构”：“所谓框式结构，指前后有两个不连贯的词语相互照应，相互依存，形成一个框架式结构，具有特殊的语法意义和特定的语用功能，如果去除其中一个（主要是后面一个），该结构便会散架；使用起来，只要往空缺处填装合适的词语就可以了，这比起临时组合的短语结构具有某些特殊的优势。”^③

李振中《试论现代汉语框式结构》（2008）定义“框式结构”：“由固定成分搭配而成的一种具有框架性质的固定的语法结构。任何框架都由‘框架’和‘空位’两部分构成。”^④

上述几个定义相比较而言，“语型”所包括的范围过于宽泛，“待嵌格式”则基本上限定在四字结构内，范围过窄；笔者认为“框式结构”这一术语更为妥当。李振中（2008）对“框式结构”的定义简明扼要，故而本书采用“框式结构”这一术语称呼上述表达形式。“框架”部分的成分是不变的，称为“常项”；“空位”部分的成分是可变的，称为“变项”。

邵敬敏先生（2011）总结框式结构的特点有三：

第一，它们都由不变成分和可变成分组成。不变成分构成“框架”，起到定位以及标记作用；可变成分是可供选择、替换的“变项”。整个框式结构具有一定的生成能力。

① 张卫国. 现代汉语实用语型——准确理解、自由表达的新途径·前言[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② 周荐. 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待嵌格式[J]. 中国语文，2001（6）。

③ 邵敬敏. “连A也/都B”框式结构及其框式化特点[J]. 语言科学，2008（4）。

④ 李振中. 试论现代汉语框式结构[J]. 甘肃社会科学，2008（5）。

第二,具有整体性的特殊语法意义。框式结构的结构意义,不是组合成分语义的简单相加,而往往产生出新的意义,这一新义是该框式结构整体拥有的,是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不能直接从几个成分语义中推导出来。

第三,跟语境结合紧密,表示特定的语用功能。框式结构在语言交际使用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往往用来表示感情色彩或者特定语气,是普通短语无法承担的。多数带有强烈的口语色彩,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事实上,这三个特点也构成了鉴别的标准,第一条是句法形式标准,不变项和可变项必须同时存在;第二条是语义辅助标准,必须有特殊的构式语法意义;第三条是语用参考标准,需要结合特定的语用功能以及感情色彩等。三者是统一的,缺一不可。

我们非常赞同邵敬敏先生(2011)对框式结构特点的概括。本书所研究的框式结构均符合上述三条标准。本书下编运用构式语法理论详细考察“V+他(它)+数量”“V/Adj+数量(+N)+是+数量(+N)”“V+X+算+X”“说好+的+NP+呢”等框式结构的“特殊语法意义”和“特定语用功能”。

2. 框式结构的分类

按照结构形式特点,邵敬敏(2011)将框式结构的类型分为以下四种:双项双框式、单项双框式、双项单框式、单项单框式。

双项双框式:由两个前后可变项(双项)和两个前后不变项(双框)组成,其典型代表为“为A所B”“连A带B”“又A又B”“一A不B”“说A就A”等。“除了A还是A”“除了A就是A”也属于双项双框式,属于前后项同形的双项双框式。

单项双框式:由两个前后不变项(双框)内插入一个可变项(单项)。换句话说,可变项在前后两个不变项中间,其典型代表为“就A而言”“拿A来说”“有没有A头”“还A呢”“说好的A呢”等。

双项单框式:框架只有一项,而可变项为同形的两项,分别在框架的前后,其典型代表为“A就是A”“A中的A”“A什么A”等。

单项单框式：框架只有一项，而可变项也只有一项，在框架项之前或者之后，其典型代表为“都是A”“到底是A”“大不了A”“A不到哪儿去”“A了去了”“不怎么A”等。

换一个角度说，框式结构还可以分为“介词性框式结构”“否定性框式结构”“数量框式结构”“方所框式结构”“比况框式结构”“差比框式结构”等等。实际上迄今尚无学者按照这样的标准对整个汉语框式结构体系进行系统而严格的分类。上述术语只是部分学者研究一些具有共同句法功能或语义功能的框式结构时为便于称呼而提出来的。比如刘丹青(2002)提出“框式介词”术语，李红梅、王世群(2008)提出“方所框式介词”术语，张云峰(2012)提出“比况框式介词”术语。

此外，从框式结构的年代角度，有学者专门研究过近代汉语中的框式结构，如张云峰(2013, 2015)；还有学者把近些年新出现的框式结构称为“新兴框式结构”，如邵敬敏《新兴框式结构“X 你个头”及其构式义的固化》(2012)，关平《框式结构比较研究——以“不是所有A都叫B”和“有一种A叫B”为例》(2015)，邵敬敏、马婧《新兴组合“X 一下”的泛化趋势及其修辞价值》(2009)。

二、本书框式结构的研究范围

我们需要廓清本书所研究的框式结构的范围。从邵敬敏(2008)和李振中(2008)给出的例子看，他们所认定的框式结构的范围既包括短语层面的“在……上”“在……方面”“似……非……”“半A半B”“一A一B”等，也有单句层面的“连……都……”“非……不可”“还NP呢”“都是+NP”等，还有复句层面的“之所以……是因为……”“既然……就……”“别说……，就是……，也……”“一方面……，一方面……”“一边……，一边……”“不是……，而是……”“不是……，就是……”等。

本书要讨论的“框式结构”限定在短语和单句层面。何以如此？原因在于，复句层面的“之所以……是因为……”“既然……就……”等句型结构在汉语语法体系或对外汉语教学语法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无论汉语学界还是汉语国际教育学界,对它们的探讨都较为充分(本书不赘述);而像“看把 NP+V/Adj 的”“看 NP+V/Adj 的”“V/Adj+数量(+N)+是+数量(+N)”“V+X+算+X”“V/Adj+上+数量”“V/Adj+个+数量”“—A—B”“都是 NP”“还 NP 呢”等框式结构却很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这些框式结构在中高级汉语教材,尤其是中高级口语教材中,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但由于学界对汉语框式结构研究探讨不够,对汉语框式结构的教学关注不多,因而已有汉语教材列出的框式结构大多是“随文注解”,教学不成体系,教材中关于框式结构的阐述往往是只说其皮毛,隔靴搔痒,甚至曲解歪解的情况也不少见。

第二节 框式结构研究现状和教学现状

一、框式结构研究现状

学界对于汉语框式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框式结构的研究最初只是在研究汉语的结构、句式时有零散的涉及;或者在编写工具书时有所涉及,比如张卫国《四字语型及其应用》收录的“A……B/A……”型框式结构有 80 多个。张寿康《说“结构”》(1978)涉及介词性框式结构,他将这样的结构命名为“复合的介词结构”。他认为:“应当提出来的是一种复合的介词结构……‘来说、说来、看来、来看’等一类词附在介词结构后面,起一种强调着眼点的作用……(介词结构+来说)一类复合介词结构,在句中多做状语……[对于(对)……来说]这种复合的介词结构,有引入并强调主动者的意义”。张寿康从框架的结构特点、分层情况和语义特征等方面对框式结构进行了初步思考,但未上升为系统的理论的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框式结构相关工具书的编纂和框式结构个案研究的大量出现,对框式结构的专题性研究和理论研究也发展起来了。

关于汉语框式结构的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理论上大多借鉴国外的构式语法理论。研究内容涉及介词性框式结构、否定性框式结构和数量框式结构等。简要介绍如下:

1. 介词性框式结构

刘丹青(2002)介绍并引入格林伯格(Greenberg)的理论,将“circumposition”翻译为“框式介词”,定义为“由前置词和后置词构成的、使介词支配的成分夹在中间的一种介词类型”。刘丹青(2003)将其视为一种句法概念,而不是词类概念,通常由前置词和后置词临时搭配而成,多半不属于固定词项。如“对……来说”“为……所……”“因……而……”“通过……去……”“在……上”“为……起见”“到……为止”“跟……一样”等等。

陈昌来(2002)提出“介词框架”,即介词和后部的方位词、连词、名词、准助词等搭配而成的结构,在汉语中大量存在。陈昌来根据介词框架后部词语的情况将介词框架分为四大类:①后部是方位词的(如“在……下”);②后部是名词性词语的(如“当……的时候”);③后部是连词、动词、介词的(如“从……到/往/向”);④后部是准助词的(如“拿……来说”“从……看来”“为……起见”)。

陈昌来(2002)和刘丹青(2003)都认为,介词框架是句法层面上的概念,而不是词汇概念。陈昌来(2002)还讨论了框式结构的分层问题,并解析出介词或后部准助词的隐现机制的规律。他认为,在各类介词框架中,后部是方位词或名词的,介词处在外层,方位词或名词处在内层;相反,后部是准助词的,准助词处在外层,介词处于内层,外层往往是自由的,内层往往是强制的。因此,前者介词可有可无,方位词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后者介词是强制的,准助词是自由的。这一点对研究介词框架的隐现机制有很大的帮助。

2. 否定性框式结构

研究否定性框式结构主要涉及“不A不B”“非A不B”“无A无B”“没A没B”等。探讨“不A不B”的文章有李玉宝《汉语中“不…不…”的几种构成形式及语义关系》(1989)、寿永明《“不……不……”格式的语法意义》(1996)、周小兵《析“不A不B”》(1996)、